

## ● 研究史學之概要

楚狂

歷史云者進化之義也。從廣義而論之。則可以旁及於一切進化之事物。如天體、地球、動物、植物之類。未嘗無歷史也。然通例所謂歷史者。常以狹義爲定解。只就人間社會之進化而言。蓋人間社會在地球上占萬物進化之極致。而現今又爲進化現象之最大者也。

所謂史學亦單研究人間社會之進化。故史學問題。卽人間社會進化問題也。其目的在於研究人間社會之沿革。而發見其進化之順序及法則。人間社會現象最爲複雜。正在於進化時代之中心。須俟諸學科完成之後。然後始有基礎。故今之史學尙在敘述時代。未達到完備之形體。雖然就其研究法可稱爲科學中之一科學問也。

人間社會乃是聚合體而非單純體也。其組織之最大者爲國家。國家爲現今社會中組織之最有力量而且完全。其他之社會皆藉此而維持保護之也。然溯最初之人間社會。治者與被治者無有分業。政府與社會亦無有差異。未有所謂國家也。一自治者與被治者有分業。然後政府與社會始有差異。而國家於焉成立。方今之所謂國家。乃包括統轄一切之社會。爲社會之社會。可稱爲主權的社會者也。故叙國家之生活。舉其起原、發達、變遷、衰亡及國家與國家間之關係。謂之政治史。專研究一國之事。謂之各國史。就列國相互之關係而研究之。謂之國際史。特就政府與政府之關係而研究之。謂之外交史。國家成立之前。原已有人間社會。現今亦有未成國家之人間社會。此種社會謂之爲野蠻社會。又已成立國家之社會。非獨政治社會而已。有家族社會。有宗教社會。有學術社會。有產業社會。產業社會之中。又有農業社會。商業社會。工業社會等之區別。凡不問國家

之內外。及以國家爲中心與否。只就社會之起原發達變遷進化之序而研究之。謂之爲文明史。世界各國之政治及文明。非是單獨孤立而能成之也。自其最初而觀之。似爲單獨孤立。然其與各國間接直接有親密之關係。故稱爲政治史。文明史。各國政治史。或各國文明史。尙未足以證其事。實。因又稱爲世界史。或萬國文明史。世界史。或萬國史。乃述各國之政治及各國之文明如何。而示人以世界之政治。及世界之文明之理由。此乃其特色者也。

人類之起原。在未有書契以前。故於紀錄殊無可徵也。然只由人類之遺物而證知其起原之悠久。乃近世科學進步之結果也。中國歷史家司馬遷所著春秋緯一書。稱自開闢至于獲麟。凡三百二十七萬六千歲。分爲十紀。巴比倫之史學家坡魯西斯之遺書。亦言西紀元前三萬七千年有洪水。洪水以前凡十王共四十三萬二千年。洪水以後凡八十六王共三萬四千年。始達於正史時代。而西洋近世之說。基於聖書。僅以數千年以前。定爲天地開闢之時代。據英人所譯之聖書。以紀元前四千年爲天地開闢人類起原之時代。然近世學術之發現。皆以古之傳說爲近於道理。據地質學者及天文學者之臆說。則地球之年代。至少亦在六千萬年以前。人類之起原。當在一億年以前。謂地球之外皮。已經過二億年至四億年。又人類之遺跡。亦已達一萬年至十萬年以前。千八百四十七年。希臘國之地質學者及動物學者考古學者三人。由北方考古學會之囑托。發掘古代之遺蹟。研究之。其結果遂開有史前古物學之基礎。自後各國常發見太古未開人種之遺物。此等古物。其大多數是象犀狼熊等遺骨。考古學者由人類所使用之器具。及器具之性質。察其智識及開化之程度。因分有史以前時代爲三期。第一期爲石器時代。第二期爲青銅器時代。第三期爲鐵器時代。石器時代。又分爲前後二期。前期爲舊石器時代。後期爲新石器時代。前後石器時

代之名稱。為現今一般學術界所採用之語。舊石器與新石器之區別者。只因石器之磨練與未磨練之差違耳。然此間經過地球上之大變遷。其年月之隔離頗長。以此足以見人類最初進步之遲。為何如也。舊石器時代者。穴居之時代也。無家畜。無農用器具。獸皮之外亦并無有衣服也。其所見有進步者。唯雕刻大象。馴鹿。熊等之形像。而有精粗之異耳。

法國之西南部。由洞穴之中。發見大象牙。其牙又雕有大象之形。此大象乃過去之動物。非是現在地球上所存在之象也。舊石器時代之初期。象與人間同居。觀此象牙及其所雕之形。人類之年代何等悠遠。可以察而知之矣。當時英國尙與大陸相連。未成爲海島。且其氣候比今日頗寒冷。爲極北地方動物棲住之所。至新石器時代。則英國已成爲島。氣候亦稍溫。然動物之種類與海陸之形狀。與現今殊無少異也。器具則已磨練而巧製造。有家畜。有陶器。又有農產物。由產業上之程度言之。則已由漁業時代而進牧畜時代及農業時代矣。其後因金屬之發明。始進而爲青銅器時代。青銅器時代者。乃用銅或銅及錫之混合物。製作器具之時代也。最後爲鐵器時代。其人智之開發。與社會之進步。比與石器時代實有霄壤之差別。現今猶是鐵器時代。

以上所述有史以前之三時期。其在各國年代未必同也。如意大利青銅器時代。而其他歐洲之各地方。猶在石器時代。希臘已入鐵器時代。而其他各國猶在銅器時代。第十五世紀西班牙人發見加那利島。見其島人一切器用。猶用石器。猶爲石器時代。故由石器時代而青銅器時代。至鐵器時代之變遷。大抵多由內部漸次而起。順序不紊。然或由其他已進步之人種侵入。而有急激之進步。或雖已進青銅器時代。而石器之使用。猶存。往往或至鐵器時代。而猶不廢石器者。亦有之。但三時代之先後古今同然。大抵青銅器時代比與石器時代發達稍遲。又鐵器時代比與青銅器又遲云耳。

研究史學之概要

此乃最近六七十年間學術進步之結果。單由遺物而知有史以前歷史之一端。此外有人種學。有土俗學。有頭骨學。及比較言語學等。總稱之曰人類學。太古之人間社會及現今之文明社會。此外之人類狀態。能詳知其次第。則以之說明人類之起原及其發達。其功效非小者也。

又地球上所生息之人類。種類甚多。然比較其異同而觀察之。大概可分別爲三種或五種。人類學者研究人類之差別。大抵以皮膚之色澤。身體之長短。四肱之平均。頭骨之形狀。及頭髮顏色容貌。言語等之性質爲標準。

第一爲高加索人種。卽白哲人種。歐羅巴人。西部亞細亞人。北部亞非利加人。印度人。及由歐洲而移住於美洲之人民皆屬此種。乃歷史上最進步之人種。可稱爲唯一歷史的人種者也。

第二爲蒙古人種。卽黃色人種。亞洲中部東部及北部亞細亞人民。及舊新兩世界之極北地方所住之人民皆屬之。我國人。中國人。日本人。高麗人等。乃此人種之代表。與世界文明歷史上有大關係者也。

第三爲黑色人種。通例稱亞非利加人種爲黑人種。黑人種之起原。遠在歷史以前。雖尙未足稱爲歷史的人種。然將來之進步。正未可量也。

第四爲馬來人種。卽澳洲人種。澳大利亞。南部印度。及新西蘭太平洋羣島之土人皆屬之。

第五爲亞美利加人種。卽赤色人種。南北亞美利加之土人皆屬此種。此人種自新世界發見以後。始入世界文明歷史之潮流。北美洲之墨西哥及南美洲之秘魯兩國。頗日見文明發達。而中央亞美利加地方之土人。亦日進於開化。尤不可易視之也。

吾人欲研究人類之進化。須徵之於歷史。故研究歷史者。須分別歷史之定義。及種類範圍。以至人類之起原。有史以前之時代。人類之差別。及各人種之優劣如何。然後始有端緒。西洋歷史家之稽攷。所以著有功效。純藉此種手續。漸漸攷索。以至於成耳。

# 阮祥溥先生逸事

廣南錦江潘春泚信草來稿

先生諱祥溥字廣叔又字恕齋。奠盤府錦鋪人。父阮公文雲國朝中興初從龍著績。拜兵部尚書。生二子。長阮公祥永字子修。舉乙進士。官定祥巡撫。先生其次也。髫歲能文。名冠郡邑。十歲時嘗從巡撫公江次歸舟。口占云：「近岸若相違。遠岸若相隨。違隨在人。意山形終不移。」巡撫公曰：「此吾家子由也。」及巡撫公舉乙進士。榮歸。鄉族歡迎。公獨端坐撫腹笑曰：「大哥今日先出嫁。不得爲正乃爲側室。若我取進士如拔領下髭耳。」

一日與親朋會射。酒後張勁弩。囑曰：「明年明年。鄉毗會連。三中其的。行卜之天。既而入鵠者三人。服其能。紹治庚子科舉孝廉辛丑科繼登瓊苑。爲延福縣進士開科之始。巡撫公聞捷報。喜曰：「廣叔不我欺也。」先生天性倜儻。不拘細行。登第後志益肆。日沉于酒。夜非浮三白不醉也。自詠有詩云：「元龍床上臥。豪氣溢三更。月嫩星爭朗。雲疎天自清。少年多俗慮。佳境半癡情。一醉渾無事。應自酒鄉生。」其度量概可想見矣。辰有仙姑降乩于春林廟。自稱露珠仙女。詩文大諫。書堂隱相儒一賦。壓倒一世。廣叔聞風。欣然就之。唱和月餘。最爲莫逆。燈前月下。省悟前緣。不啻桃郎之遇仙主也。先生戲吟曰：「杏堂有意媒騷客。仙姑應曰塵世無心結。俗緣姑出對曰：「志乃士子之心。」公應聲曰：「姑是古人之女。」其佳作至今猶傳誦之。後先生得銓補弘安府屬永隆省知府。下車後。政尙寬和。民戴其德。但耒陽酒政。往往倦於應酬。上臺知其夙性。不能繩之以法。一日村下解盜至。先生詰盜曰：「汝何以盜。盜頗乖。哀告曰：「小人有母。年近八旬。歲饑家貧。無以爲養。不已之情。致羅于法。公謂村長曰：「眞孝子也。苟盜何害。汝獨無母乎。」又謂盜曰：「汝孝誠可嘉。既不贍于母。何不以告我。卽賜以錢帛。且

阮祥溥先生遺事

六四

勉之曰。賞汝之孝。無饑爾母。盜俯首涕泣而去。公乃慰村長而遣之。盜自是感愧。復為良民。相傳時有某重要公務。上僚命先生盡帶關防以往。行次江頭。適遇暴雨。先生在後。呼曰。宦况艱難。令人生厭。諸公盍投印以歸乎。眾咸謂其戲言。亦漫應之。先生竟投印于水。曰。沉者自沉。浮者自浮。我輩豈汝廝役乎。眾皆驚。張網尋覓得之。先生曰。我物有幸。濯彼清流。何煩諸公撈取為也。尋奉旨調改京職。公攜眷北歸。隨身唯一小篋。篋中僅存鉛錢二十文。筆硯之外無長物也。時巡撫公方在定祥。先生經途不謁。直抵江岸。搭鄉船以歸。全眷食費託于船主。巡撫公聞之。使人以銀一笏抵船錢之。先生舉篋視之。曰。此我數年宦積也。但吾家清白之流。一身去當以一身歸耳。兄之銀定祥物也。我何取焉。遂投諸江而去。是年先生以老夫人白髮在堂。省巨奉。旨以辰存同。併饋藥物。因乞休養。歸家後。日與賓客唱和。為金谷之飲。晨出輒醉。醉必倩友負之以歸。然隨到輒睡。家在近半月間未嘗一返也。總督陳弘公致政後。與先生結為酒友。一日訴公曰。蘭亭契會。其樂不淺。但家有各婦。時見交謫。君至時伊將下逐客令矣。先生因醉艱然曰。盍打之。以示警。陳公曰。娘子頗稱勅敵。故將軍雷電一入閨闈。便歸無何有鄉矣。奈何。先生曰。夫人饒有雄才。我等終當借一君先登我繼之。何憂不濟。陳公因醉奮然以起。執杖為前驅。公執鞭為後勁。突歸內室。陳公擊夫人仆地。夫人驚呼。公自後繼進。連擊三五鞭。哄然而走。及門大呼曰。今日大勝矣。一場痛飲而散。陳夫人傷痕遍體。錯愕不知所以。殆且詰之。始知其皆醉云。

先生酒友有陳金章。俗名。名章。亦貧而能自忘者。元旦公乘醉約與賀新年禮。國初人家最重科甲。見先生吉服臨門。謂必獲奇福。咸俯伏歡迎。以為欣幸。先生與陳亦強容致祝。請拜祠堂。家人燒燭焚香。

候先生行禮。先生邀陳共拜。一伏不起。主人謂其虔誠。不敢驚動。良久近視之。二人如糟丘然。熟視之。則已作黃梁夢矣。僵臥案前。鼾聲如雷。至晚方醒。相顧曰。快哉一夢。天已晚乎。與主人長揖而別。先生所居瓦第。先功臣阮公所築也。鄰居茅舍環繞四面。一年間火十爲災。先生星出帶酒以去。星入帶酒以還。若不知回祿之爲祟也。一日大醉。聞鄰失火。歸至日本橋。橋有祠。祀陳北玄去家只隔一葦。先生詣祠指神責曰。君鎮北水神也。與我比鄰。坐視不救。一及我屋。君何以辭。今而後我以遊。君以守。君保其鄰。我酬以酒。言訖而去。自是火不爲災。邑民始安。公有女旁村家。爭來論婚焉。夫人在擇婿。故久而不允。一日偵夫人之出。將美酒詣先生。先生欣然飲而許之。夫人歸以告。夫人志曰。公殺吾女乎。何以嫁烟鬼。是人素吃烟先生笑曰。彼自有錢。自吃彼烟。與卿何涉。不見庭前蕃菜。去日不售。今日萎矣。女子豈可留之物乎。後卒嫁之。時有某官科甲中人。亦以文章鳴世。曾築別舍于會安。自題竹樓柱聯。有樓高低萬戶。月白失羣星之句。先生聞之笑曰。此子狂妄太甚。將謂培塿無松栢耶。當抑之以養其氣。一日先生訪某于樓上。酒後雄談。四座驚倒。某亦心服焉。至晚辭歸。某爲先生前導。纔至梯下。先生自上溺之。某驚愕。方欲致問。公徐徐吟曰。樓高低萬戶。月白失羣星。意氣自若。其傲世如此。

時人見先生不羈禮法。而驕於士夫。咸以酒徒目之。不知先生襟懷洒落。有託而逃。醉翁之意不在酒也。是年先生登五十。忽謂家人曰。我今年知天命矣。自是戒酒。一滴不入唇。日參禪。夜誦楞嚴經。並未曾有經。如是者三月。嘗語人曰。我佛因世人根淺。不能顯悟。無生法報。故於三乘之外。別開一異勝方便法門。因凡夫不能無念。而命之曰念佛。不能無生。而命之曰往生。懷之繫心。直抵淨境。

阮祥溥先生逸事

六六

及至誕登彼岸。始恍然悟念佛之本無念。往生之本無生也。吾今深得其解。先生深明禪旨。神遊於琉璃寶地。七寶行數間者久矣。時因朝廷恩錄功臣子孫。先生以世胄科甲。補充省學。固辭不獲。勉強就職。往來於學堂間。經文之外無別趣也。一夕自省歸。就井沐浴。具朝服。焚名香。誦楞嚴經。就榻而沒。殆且家人始知也。衣帶中有絕筆一首。有二五十年來此一身。仁山智水淨埃塵。之句。餘失傳。先生參究內典。了達死生色身。去留毫不介意。况詩文乎。故今所傳僅存百一。而當時大家如倉山梁谿諸公。皆結為密友。可知其不凡也。先生平日嘗謂諸子曰。我死後唯梁谿潘先生可以述之。人莫余知也。後梁谿先生作公墓銘有云。吾友酒興。顧眄自雄。不願作第二以下人。嗟乎。一語略盡生平。蓋真知已也。

先生當郡博時。倉山有寄贈二絕云。

十載窮經髮欲皤。老來猶自領儒官。河汾門下知多少。莫厭先生苜蓿盤。  
半割瓜園植木奴。故人去後醉吟孤。經秋楚頌亭邊坐。政憶高陽舊酒徒。

先生亡後。倉山有清明感懷二首云。

黠黠長江色。連宵不肯晴。雨梢船幔過。潮落枕函驚。勝會葱葱盡。年花漸漸更。醉人今寂寞。愁坐度清明。

徐孺南州俊。家風舊相門。無生參密旨。薄宦寄清樽。倘儻霑時忌。蹉跎感主恩。劉伶墳上土。何日醉詩魂。

# 北屬時代刺史都護史〔續一〕

梁頌爲新昌太守自領交州太守。

王諒字幼成。少有才幹。王敦擢參府事。初梁頌專威交土。王敦以王機爲刺史。頌拒機而迎故都督修則子湛行州事。永興三年。敦以諒爲交州刺史。敦謂諒曰。修湛梁頌國賊也。卿至卽斬之。諒到境。湛還九真。廣州刺史陶侃遣人誘湛來。諒因執之。頌曰。湛故州將之子。有罪可遣。不可殺。諒曰。是君義故。無與我事。卽斬之。頌怒而行。諒陰謀誅頌。使客刺頌弗克。頌率衆圍諒於龍編。侃遣兵救未至。諒敗。頌迫奪其節。諒執弗與。遂被斬斷右手。旬日而死。

陶侃字士衡。翻陽人。性聰明。勤於吏職。爲江夏太守。龍驤將軍。時王機刺史交州爲梁頌所拒。機與杜洪溫邵及交州秀才劉沈等反。欲據廣州。侃討平之。斬機等傳首京師。侃以功領交州刺史。遷侍中太尉。加都督交廣等七州軍事。封長沙王。梁頌據交州。凶暴失衆心。侃討平之。卞展。晉時爲交州太守。

褚陶字季鴉。晉時爲九真太守。

張璉字君器。按晉武紀云。咸平三年秋。交阯刺史張璉據如洪。反。進攻廣州。曾僞擊破之。按王頊之記云。璉爲交州刺史。封高侯。途經居山。愛其風土。因居之。與帝紀不同。未知孰是。

阮放字思度。敷族弟也。爲吏部侍郎。成帝幼冲。庾氏執政。放求爲交州。乃授揚威將軍。交州刺史。到州暴病卒。進贈廷尉。

夏侯覽。晉穆帝永和。中守日南。酖酒亂政。民怨之。林邑王范文襲殺覽。以尸祭天。遂據日南。朱藩永和三年。為交州刺史。初林邑王范文據日南。藩使督護劉雄守日南。王攻陷之。又攻九真。士卒九千。死八九。護督滕峻。率交廣兵戰於盧各。為王所敗。

楊平。永和七年。為交州刺史。與滕峻討林邑。其王范佛子戰敗。面縛詣軍。請罪。與盟而還。阮敷。永和九年。為交州刺史。討林邑王。破五十餘壘。

溫放字子光。嶠之子也。為侍郎。遷交州刺史。晉咸平中。將軍征林邑。太守杜寶別駕阮朗不從。放怒其沮眾。誅之。遂領兵擊敗賊眾。范佛子降。林邑城東五里。今有溫公二壘。

杜寶為交州太守。滕含。晉交州刺史。升平末。再征林邑平之。

葛洪字稚川。年老欲煉丹延壽。聞交阯出丹沙。求為勾漏令。姜壯。晉交州刺史。

李遜。晉末九真太守。父子有權力。威制交土。杜瑗平之。傅永。鴉子也。交州太守。

滕遜。修子也。交州刺史。王徽。宋元嘉四年。以廷尉為交州刺史。豐谷。交州太守。馬容代之。

阮彌之。宋交州刺史。元嘉中。征林邑。其王范陽邁出外婚媾。彌之部將謙之。領七千人先襲區粟城。彌之泛海遇風。三日無頓止所。夜遇賊於壽會浦。陽邁部船五百來救。謙之射中陽邁。拖工船散縱。

橫。其將軍舸。接得陽邁。而遁。彌之以風溺之餘。勢難制勝。遂北還。

阮研。宋交州刺史。善草書。

張穆之。字思靜。梁張后父也。少方雅。為真人郎散騎侍郎。深被眷注。始興王濬引納。穆之鑒其禍萌。乃求交阯太守。政有異蹟。

檀和之字子易。高平人也。元嘉末爲龍驤將軍。交州刺史。有威明。盜賊屏跡。林邑王范陽邁叛。和之遣司馬蕭景憲副將宗愨進討。爲先鋒。攻城克之多。獲異寶。宗愨一無所取。還家之日。衣裝蕭然。桓閔字叔通。宋交州刺史。資財巨萬。宋武帝三年。帝貪欲二千石。罷任還。必限使獻奉。又以蒲戲<sub>取</sub>之。房法乘。齊永平中爲交州刺史。專好讀書。常有疾不治事。由是長史伏登之得擅易將吏。法乘繫登之於獄。登之厚賂法乘。妹夫崔景叔得出。因將部曲襲法乘。囚之。啓法乘心疾不視事。詔以登之爲刺史。劉勃。鉏祖也。齊交州刺史也。將行。聞羽監桓深者。故刺史桓閔子也。雅而好學。遂令同行。深未至交州卒。李凱。梁天監四年爲交州刺史。舉兵攻梁。長史李稷討平之。

李稷。齊梁時人。有文學名。人皆愛戴。初李凱代伏登之爲刺史。以梁受齊禪。恩威未加。因率州兵舉義。時稷爲長史。以兵討凱。擒之。梁天監中。詔稷爲刺史。稷又斬凱餘輩。阮宗孝等函首送建康。

侯諮。字世泰。大同初爲交州刺史。嚴刻失和。土豪李賁起兵攻之。諮奔廣州。梁主遣高州刺史孫罔。新州刺史盧子雄將兵擊賁。罔以春瘴方起。請待至秋。諮趣之。罔等至合浦。死者十六七。衆潰而歸。

諮誣奏罔及子雄與賊交通。逗留不進。敕于廣州賜死。按梁書南史俱作武帝弟鄱陽王恢之子也。武林侯蓋其封爵。依例當作蕭諮。

陳霸先字興國。吳興人。意氣雄傑。涉躡經史。以廣州參軍爲交州司馬。與楊驥討李賁。至西山。合諸將問計。伯先曰。節下奉辭伐罪。當死生以之。可逗撓不進。長寇沮衆乎。驥推伯先爲先鋒。所向推陷。以功拜高要太守。督七郡諸軍事。簡文帝大寶初爲交州刺史。後卽帝位。

楊驥。梁交州刺史。與陳霸先統兵敗李賁于朱鳶。又敗于蘇瀝江。進兵嘉寧。賁逃入屈獠洞。洞人斬首以獻。

歐陽紇陳太建初督交廣等十九州軍事。十餘年威著百越。高宗疑之。詔徵還朝。紇懼遂反。

楊晉陳交愛二州都督封武康郡公。

楊休浦字衛卿。晉亡。代爲交州都督。

丘和洛陽人。隋大業末拜交州太守。撫綏盡心。荒域安之。煬帝崩。和未知。鴻臚甯長真舉鬱林附蕭銑。馮盎舉珠崖番禺附林士洪。各遣使招和。和不從。林邑諸國數遣和明珠文犀金寶。故富將王者。銑聞之。命長真以南越蠻子徃攻之。和懼欲出迎。司法佐書高士廉曰。長真遠來糧少。勢不能久。城中勝兵尙可戰。奈何受制於人。命廉爲行軍司馬。擊長真走。隋亡。和納款於唐。卽拜交州總管。

高儉字士廉。齊清河丘之孫。隋仁壽舉文才中甲科。召補郡吏。解政。奔高麗。遂貶朱鷲主簿。以母老不能居障。薊地留解于屯。會世亂。交趾太守丘和補司法佐。蕭銑令甯長真以兵侵交趾。命儉爲行軍司馬。迎擊破之。唐初爲中書門下。

吳彥字士則。吳建平太守。才兼文武。手格猛虎。吳亡歸晉。爲交州刺史。初陶璜死。九真戍兵作亂。彥討平之。斬賊帥趙祉。在鎮二十年。恩威宣著。南州寧謐。

顧秘字公直。吳將軍顓子也。代吳彥爲交州刺史。

顧參祕子也。祕卒。州人迎參領州事。

顧壽參弟也。參卒。壽求領州事。州人不聽。乃殺長史胡肇等。又欲殺梁碩。碩先以兵擒壽。並其母皆酖殺之。孫諮永安中爲交趾太守。貪暴。會吳主遣使至本郡。又擅調孔雀送建業。民憚遠役。遂

作亂。郡吏呂興殺諮以郡降晉。九真日南皆應。

〔未完〕

論唐人七絕續二

芙蓉不及美人妝。水殿風來珠翠香。誰分含啼掩秋扇。空縣明月待君王。王昌齡西宮秋怨二首

天迴北斗掛西樓。金屋無人螢火流。月光欲到長門殿。別作深宮一段愁。李白長信怨

流水君恩共不同。杏花爭忍掃成堆。殘春未必多煙雨。淚滴閒階長綠苔。鄭谷長門怨

此類作法。皆即事寫景。不用典故。而怨恨之辭。乃在言外。其妙處。殆所謂透徹玲瓏。不可湊泊者矣。

三 懷寄 家山迢迢。故人千里。當此際也。愴怛愁臥。或離夢躑躅。或別魂飛揚。真覺難為情矣。唐人

每遇斯境。輒藉此二十八字以寫其幽思。然亦辛苦矣。

為政心閒物自閒。朝看飛鳥暮飛還。寄書河上神明宰。羨爾城頭姑射山。李頎寄韓諫

楊柳青青杏發花。年光誤客轉思家。不知湖上菱歌女。幾個春舟在若耶。王翰春日思家

楊花落盡子規啼。聞道龍標過五溪。我寄愁心與明月。隨風直到夜郎西。李白聞王昌齡左遷龍標遙有此寄

西向輪臺萬里餘。也知鄉信日應疎。隴山鸚鵡能言語。為報家人數寄書。岑參赴北庭度關山

紗窗日落漸黃昏。金屋無人見淚痕。寂寞空庭春欲晚。梨花滿地不開門。劉方平春怨

雨中禁火空齋冷。江上流鶯獨坐聽。把酒看花想諸弟。杜陵寒食草青青。韋應物寒食寄京師諸弟

東池送客醉年華。聞道風流勝習家。獨臥郡齋寥落意。隔簾微雨濕梨花。呂溫道州郡齋臥疾寄東館諸賢

無限居人送獨醒。可憐寂寞到長亭。荊州不遇高陽侶。一夜春寒滿下廳。柳宗元離觴不醉至驛却寄相送諸公

此類七絕。大半寫兩地情景。婉而多致。意味無窮。若徒言相思。則笨伯矣。

論唐人七絕

七二

四 行旅 古樹夕陽。寒江暮雨。行子對之。莫不百感悽惻。然江山景物皆詩材也。豈非詩人之助乎。

潮落江平未有風。扁舟共濟與君同。時時引領望天末。何處青山是越中。孟浩然渡浙江問舟中人

朝辭白帝彩雲間。千里江陵一日還。兩岸猿聲啼不住。輕舟已過萬重山。李白早發白帝城

遷客歸人醉晚寒。孤舟暫泊子陵灘。憐君更去三千里。落日青山江上看。劉長卿使還七里灘逢薛永規赴江西貶官

月落烏啼霜滿天。江楓漁火對愁眠。姑蘇城外寒山寺。夜半鐘聲到客船。張繼楓橋夜泊

荒村古岸誰家在。野水浮雲處處愁。唯有河邊衰柳樹。蟬聲相送到揚州。朱放亂後經淮陰岸

暗上江隄還獨立。水風霜氣夜棱棱。回看深浦停舟處。蘆荻花中一點燈。白居易浦中夜泊

遠別秦城萬里遊。亂山高下入商州。關門不鎖寒谿水。一夜潺湲送客愁。李涉再宿武關

韶州南去接宣溪。雲水蒼茫日向西。客淚數行先自落。鷓鴣休傍耳邊啼。韓愈晚次宣溪

客舍并州已十霜。歸心日夜憶咸陽。無端更渡桑乾水。却望并州是故鄉。賈島渡桑乾

行旅之外只寫眼前景。須生動有味。而道中情感。即納於景中。此唐人絕句之長也。余每讀此類作。品恍若置身其間。江山風月。足供遐矚。令我移情矣。

五 餞送 唐人爲此類絕句。寔能摹暫離之狀。寫一訣之情。亦云悲矣。

巴陵一望洞庭秋。日見孤峯水上浮。聞道神仙不可接。心隨湖水共悠悠。張說送梁六自洞庭山作

醉別江樓橘柚香。江風引雨入舟涼。憶君遙在瀟湘月。愁聽清猿夢裡長。王昌齡送魏二

寒雨連江夜入吳。平明送客楚山孤。洛陽親友如相問。一片冰心在玉壺。王昌齡芙蓉樓送辛漸

渭城朝雨挹輕塵。客舍青青柳色新。勸君更盡一杯酒。西出陽關無故人。王維渭城曲

故人西辭黃鶴樓。煙花三月下揚州。孤帆遠影碧山盡。唯見長江天際流。  
李白黃鶴樓送孟浩然之廣陵  
 猿啼客散暮江頭。人自傷心水自流。同作逐臣君更遠。青山萬里一孤舟。  
劉長卿重送裴郎中貶吉州

采菱歌怨木蘭舟。送客魂消百尺樓。還似洛妃乘霧去。碧天無際水空流。  
冷朝陽送江練

勞歌一曲解行舟。紅葉青山水急流。日暮酒醒人已遠。滿天風雨下西樓。  
許渾謝亭送別

此類詩作法。大概寫當筵之景。或為行人造一境界。其興趣之妙。如空中之音。水中之月。言有盡而意無盡。使讀之者生無限悲思。抑何唐人之多才乎。

六 贈與

唐人贈與之作。或神情共契。或風期不左。或有感而發。皆所以瀟蓄念。發幽情也。

賈生西望憶京華。湘浦南遷莫怨嗟。聖主恩深漢文帝。憐君不遣到長沙。  
李白巴陵贈賈舍人

李白乘舟將欲行。忽聞岸上踏歌聲。桃花潭水深千尺。不及汪倫送我情。  
李白贈汪倫

錦城絲管日紛紛。半入江天半入雲。此曲只應天上有人間。那得幾回聞。  
杜甫贈花卿

王孫別舍擁朱輪。不羨空名樂此身。門外碧潭春洗馬。樓前紅燭夜迎人。  
韓偓贈李翼

二十餘年別帝京。重聞天樂不勝情。舊人惟有何戡在。更與慙慙唱渭城。  
劉禹錫與歌者何戡

此類詩皆就所贈者著想。往往多沉痛之句。殆所謂古之傷心人歟。

七 傷感

詩人生命不諧。自古已然。往往自傷老大。而有身世之感。抑或悼故人凋謝。而觸景生情。詩人亦多感矣。

宿昔朱顏成莫齒。須臾白髮更垂髻。一生幾許傷心事。不向空門何處銷。  
王維嘆白髮

岐王宅裡尋常見。崔九堂前幾度聞。正是江南好風景。落花時節又逢君。  
杜甫江南逢李龜年

論唐人七絕

七四

芍藥花開出舊闌。春衫掩淚再來看。主人不在花常在。更勝青松守歲寒。  
 溪水悠悠春自來。草堂無主燕飛回。隔簾惟見中庭草。一樹山榴依舊開。  
 曾隨織女渡天河。記得雲間第一歌。休唱貞元供奉曲。當時朝士已無多。  
 傷感之作純是即事寫景。而意趣深遠矣。

錢起故王維右丞堂前芍藥花開悽然感懷  
 劉禹錫傷恩溪  
 劉禹錫聽舊宮中樂人種民唱歌

八 懷古 詩人多情感。每經行名勝舊地。輒發思古幽情。而以一吟詠。余每讀此。亦感慨係之矣。

隱隱飛橋隔野煙。石磯西畔問漁船。桃花盡日隨流水。洞在青溪何處邊。  
張旭桃花溪

越王勾踐破吳歸。義士還家盡錦衣。宮女如花滿春殿。只今唯有鷓鴣飛。  
李白越中覽古

襄陽城郭春風裡。漢水東流去不還。孟子死來江樹老。煙霞猶在鹿門山。  
陳羽襄陽過孟夫子舊居

山圍故國周遭在。潮打空城寂寞回。淮水東邊舊時月。夜深還過女牆來。

朱雀橋邊野草花。烏衣巷口夕陽斜。舊時王謝堂前燕。飛入尋常百姓家。  
劉禹錫金陵二首

門前不改舊山河。破虜曾經馬伏波。今日獨經歌舞地。古槐疎冷夕陽多。  
趙嘏經汾陽舊宅

懷古絕句止二十八字。而昔日之盛。今日之衰。須和盤托出。此即冷暖法也。唐人頗擅場於此。

九 登覽 屈子得江山助。故能洞鑒風騷之情。太史公遊覽四海名山大川。故其文疎蕩有奇氣。然

則山林皋壤。寔文思之奧府也。詩人每藉此以吟志。莫非自然矣。

山光物態弄春暉。莫為輕陰便擬歸。縱使晴明無雨色。入雲深處亦沾衣。  
張旭山行留客

洞庭西望楚江分。水盡南天不見雲。日落長沙秋色遠。不知何處弔湘君。

南湖秋水夜無烟。耐可乘流直上天。且就洞庭除月色。將船買酒白雲邊。  
李白游洞庭二首

〔未完〕